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1982

中篇小说集

下卷

江晓天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0416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5·北京

1090416

本分集主要编辑人员

主 编 江晓天

主编助理 王兴仁 刘蓓蓓

责任编辑 郝青子

助理编辑 李金玉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中篇小说集(下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41.75印张 6插页 908千字

198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355·164 定价:(精)11.20元(平)8.60元

目 录

赤橙黄绿青蓝紫.....	蒋子龙	1
龙 种.....	张贤亮	52
远去的白帆.....	从维熙	111
洗 礼.....	韦君宜	166
南方的岸.....	孔捷生	229
驼峰上的爱.....	冯苓植	316
命运交响曲.....	王安忆	350
那 五.....	邓友梅	378
人 生.....	路 遥	405
无反馈快速跟踪.....	陈 冲	513
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	559
黑骏马.....	张承志	627

赤橙黄绿青蓝紫

蒋子龙

—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没有各式各样的新奇事，还算是一个纷纭复杂的世界吗？

请看，在这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早晨，第五钢铁厂门前的景象吧。

这座五十年代建成的现代化的十里钢城，现在被一片农村经济繁荣的产物——自由市场包围着。它的正面围墙下稀稀拉拉摆着许多挑担的、推车的摊贩，小米、绿豆、萝卜、青菜，各种农副产品花样齐全。叫卖声此起彼落，唤醒了沉睡的钢城，盖住了厂内钢铁的轰鸣。住在钢城宿舍区里的职工，再也用不着给钟表上闹铃了，小贩的叫卖声就是报时钟，按这种吆喝声起床，就是上早班也决不会迟到。主妇们也不愁买不到好菜和早点，鲜鱼活虾，任挑任选。只要口袋里有钱，就请来吧，想吃什么有什么。围墙里高炉吃不饱，生产萧条；围墙外叫嚷喧天，一片繁荣。叫卖农副产品的小商贩们包围着生产钢铁的国营企业。其实他们卖一天海蟹所赚的钱，够钢厂工人干一个星期的。钢厂职工把钱送到商贩手里还满心乐意，虽然花钱多一点，好歹吃菜方便了，总比有钱买不上东西强。钢厂的生产任务也许不够充足，可是工人们手里的钱并不少，我们的人民不知不觉地、实实在在地富裕起来了。经济规律象个幽默多智的魔术师，这些年开了我们一个实在不算小的玩笑，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了。

雄伟壮观的钢厂大门楼下，是这个特殊的自由集市的中心，熙熙攘攘，热闹非常。不但有卖青菜的，还有许多卖熟食的：大饼、麻花、炒花生、煮蚕豆。早晨，钢厂工人上班的这段时间人最多，叫卖声最热闹，买卖也最好。门前有一块广场，钢厂保卫处有规定，商贩不得堵住大门口，必须给进出工厂的汽车留出通道。大家为了抢买卖、揽生意，都尽量往前站，这就使通道越来越窄。这个市场上的商品和价格变化无穷，谁能驾驭它，谁就可以发财。

今天，买卖几乎全被一个高身材的小伙子抢去了。他不象农村来的小贩，满身尘土，脏里脏气，也不象城里推车卖食品的小商，一身油垢，邋里邋遢，他手脸干净，两眼有神，嘴上捂着大口罩，胳膊上套着雪白的套袖，身上系着崭新的白围裙，头上戴一顶白布工作帽，就象是刚从大饭店里出来的一级厨师，潇洒俊逸，风度翩翩。单凭这身打扮，往

市场上一站就格外引人注目。他有一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助手，这助手和他可大不一样，身材壮硕，大手大脚，一张轴瓦般又瘪又长的脸总算被鼻梁上架着的一个特大号太阳镜补平了一些。两个耳朵眼里一边钻出一撮黑毛，刚好又被从鬓角拖下来的长发遮住。一脸七个不在乎、八个不含糊的神气。上身是米色的大疙瘩毛衣，下身是黄色长筒子裤。他晃着膀子在市场上转了一圈，看中了靠近门口一块十分显眼的地方，有个五十多岁的老乡在这儿卖鸡蛋，他恶声恶气地问：“鸡蛋多少钱一斤？”

老乡抬起眼，见这份长相，这份打扮，先自怵了三分，开市碰上这块料，自认晦气。但又惹不起他，只好多加小心，陪着笑脸说：“您买点鸡蛋吗？一块三毛钱一斤。”

“这么贵！”轴瓦脸伸出两只手，每只手里抓起两个大鸡蛋，象老年人在掌心里玩核桃一样在手里捻着：“新鲜吗？你别弄些臭鸡蛋到这儿来糊弄人！”嘴里说着鸡蛋，眼睛却瞅着老乡。趁老乡转脸照应别的买主的时候，两只手里的鸡蛋捅进了两边的裤口袋里，嘴里吹起了口哨，每只手又拿起两个鸡蛋，继续捻着，端详着。

卖鸡蛋的老乡没有看到，一个想买鸡蛋的中年妇女，在他身后看清了他的全部动作，吃了一惊，想张嘴，一看轴瓦脸这副不好惹的样子，就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清早的别找不自在。

可是偷鸡蛋的轴瓦脸青年却不放过卖鸡蛋的老乡，他那象枪托般朝外翘起一块的大下巴使劲一努：“哎，你没看见我们厂保卫处的布告吗？不许堵住门口影响交通，快挪挪地方！”

老乡的媚笑变成了苦笑，赶忙点头：“我这儿离门口还老远的，不影响过车过人。”

“不行，快挪走……”

戴着白口罩、系着白围裙的青年人过来拦住了自己的助手：“何顺，叫他在这儿正好，我们在他旁边卖。如果有人想吃鸡蛋煎饼，从他那儿买鸡蛋，我们这儿买煎饼，一举两得，对两家买卖都有好处。”一身白的小伙子说完就在鸡蛋摊的旁边支起自行车，车子两边竖起两根木棍，木棍上面架好一块木板。把摊煎饼用的火炉、饼锅、小米面、铲子、刷子全都摆好。“煎饼油条铺”就算开张了。

何顺撑开一个巨大的白布伞。这是交通警察在夏天里用的。现在还是春寒料峭，太阳还没有出来，他们支起大白伞一是为了遮挡雾气尘埃，更主要的是为了壮壮门面，招徕顾客。他还把一根一丈二尺长的竹竿绑在自行车把上，竿头挑着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两个大字：清真。

何顺用他那惯于吵架骂街的异常粗嘎的嗓门吆喝起来：“哎——快来买，快来尝，滚热的、烫嘴的、喷喷香的煎饼果子。质量高，价钱低，别处一套一角二，咱这儿只收一角钱。不为了赚钱，只为了方便本厂的职工。哎，谁不信就来尝一尝，吃上一回就保你还想吃第二回……”

“何顺，别嚷了，快来收钱。戴上你的口罩和帽子，把眼镜摘掉，规规矩矩的，别摆出打架的样子。”一身白的小伙子从篮子里取出四个喇叭的立体声收录两用机，放在脚边的一个凳子上，按了一下电键，立刻从里面飞出了雄浑而美妙的乐曲声。嘈杂的

自由市场一下子显得安静了，买的和卖的都抬起头朝这边张望，有的寻着声音走了过来。

何顺也十分惊喜：“哈，你把这玩艺也带来了。要是我单为了听段音乐，也得在这儿站一会儿，买你一套煎饼。”他翻看着磁带，很有点惋惜地说：“哎呀，你怎么光带的乐曲？来点邓丽君、李谷一唱的流行歌曲多来劲，叫他们开开洋荤，买卖保管兴隆。”

“去，你懂什么，快干你的活去！”白衣小伙子说话声不高，气很冲，对瘪脸何顺颇有权威性。

“好的。”何顺非常顺从，嘻嘻哈哈地从口袋里掏出四个鸡蛋，“思佳，先给我摊上四张带鸡蛋的煎饼，我喂饱了肚子才能干活。”

大白伞底下很快就聚集了一群人，有买的，有看的，还有听的。因为有何顺这样一个人物管收钱，买煎饼的人都规规矩矩地排队，谁也不敢起哄。一见围上了这么多人，何顺也更长了精神，摇头晃脑地叫喊得更起劲了。煎饼的味道的确不错，价钱也真的比别处便宜二分。摊煎饼的小伙子，干净利索，动作潇洒，他的生意惹得全市场上的人都眼馋了。钢厂的职工都来买他的煎饼，花上一角钱还能看个热闹，瞧个新鲜，因为他俩就是钢厂运输队的汽车司机，一个叫刘思佳，一个叫何顺。又拿国家的工资，又做小买卖，看厂里怎么办吧！别的职工也有做小买卖的，那都是偷偷摸摸，不敢让厂里知道。这两个小子胆大包天，竟在工厂的大门口，扯旗放炮地干起来了。人们一边买煎饼，一边和他们两个搭讪。刘思佳不怎么说话，何顺手里数着钱，嘴里还不闲着。

“你们俩倒不错，这一早晨得赚个十块八块的吧？”

“厂里不发奖金了，就得靠自己捞点外快。”何顺振振有辞。

“你们这样干厂里同意吗？”

“不同意又怎么样？现在谁还管谁！就得靠钱书记做动员，蒋（奖）厂长做报告，不赚白不赚，不捞白不捞，谁挣钱多谁是好样的。”

“你们摆摊卖煎饼得有执照啊？”

“当然有，我爸爸的执照，真正的‘西域回回’。”

“你们上班拿工资，业余时间干小买卖，这不是一个人吃两面吗？”

“谁有能耐谁就干，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本事大之八面也没有关系。在美国大学生还可以到饭馆洗碟子刷碗哪，当车工的下班还可以开出租汽车。咱们的农民兄弟可以进城做小买卖，贩卖土特产，我们这工人大哥就该饿死？就不可以卖点洋手艺？”

“都这样干不乱套了？！”

“去你妈的，不这样干就不乱套了？你不愿意买滚开，别在这儿碍事！”何顺一见歪理讲不通就露出了本相。

“你做买卖怎么骂人？”

“我骂你个王八蛋了，合适吗？”何顺站起来想动手，刘思佳头也不抬，轻轻喝了一声：

“何顺，你还想干吗？”

何顺立刻老实了，他在别人面前象个暴徒，在刘思佳跟前却象个奴才。这真是一对奇怪的朋友。

“啪！”录音机的磁带放完了，自动停住。刘思佳又换上了一盘西班牙乐曲《小桥飘呀飘》，伴着轻柔舒展的乐声，刘思佳用小铲敲了几下锅沿，低着头一边忙着摊煎饼，一边高声说：“煎饼馃子，热的，烫嘴又烫心。比一比再买，想一想再吃，吃了我的煎饼，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能长智慧，锻炼思考力……”

他不象叫卖，倒象自言自语。

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了“大白伞煎饼摊”。群众都爱凑个热闹，在马路自行车棒跟头还一围一大帮哩，何况这儿有奇怪的买卖，奇怪的人，奇怪的音乐。人群把通向厂门口的唯一的一条通道堵住了，步行上班的职工走到这儿停住了脚步，骑自行车的到这儿也要下车看上一眼。“刘思佳卖煎饼”震惊了自由市场。又由看到或吃到他的煎饼的人把这一新闻带进厂门口，带到各个车间、科、室，于是这件事又轰动了第五钢铁厂。工人们不管它合法不合法，谁的煎饼好、价钱又便宜，就买谁的。但是，干部们就多了个心眼，只远远地看上一眼，有的连看也不敢看，心里倒说：“这小子，又要找倒霉了！”

也有相当多的人见到刘思佳卖煎饼，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说不出他是对，还是错。就连政治部、保卫处的干部们，也是站在旁边干生气却不敢管，更不敢砸他的煎饼摊，没收他的钱。他们不怕何顺会动手打架，而是自己心里没有底。在感情上觉得是错误的东西，在道理上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更主要的是对这类事情应该怎么办上头没有文件，领导没有明确表态。现在经济政策很灵活，谁知怎样算对，怎样算错？国家的政策是一个，对农民是合法的，难道对工人就成了非法的？钢厂的许多干部，习惯于老老实实在上头精神办事，习惯于服从，而不习惯于负责，一旦没有了上头精神，便感到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了。下边千变万化，上边死死板板，这就叫两个小青年钻了空子。

上正常班的工人陆陆续续地来了，刘思佳的煎饼摊更火爆了，买煎饼的人越围越多，特别是和他要好的那些青年男女，一买就是四、五套，有的甚至买十套、二十套，留着中午当饭吃。这好象也是一种义气，替他的生意捧场。

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从老远就响起，一直响到刘思佳的煎饼摊跟前，一辆鲜红的“凤凰”牌轻便坤车险些撞倒了煎饼摊。骑车人屁股不离车座，只用一只脚蹬地，稳住了自行车。何顺站起来刚要骂街，一抬眼看见骑车人，脸上紧绷绷的肌肉，忽然松弛开来，堆出了满脸笑纹，讨好地说：“叶芳，吃煎饼吗？我请客，管你够。”

叶芳没有理他，怒气冲冲地盯着刘思佳。

刘思佳没有抬头，轻声地、象个生意人一样很有礼貌地说：“叶芳，躲开一点，别影响我们卖煎饼。”

叶芳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这是一个非常俊俏的姑娘，只是娇艳得稍有一点过分了：乌亮的秀发没有烫成波浪状，不知用什么办法、更不知要花费多长时间，别出心裁地在脑后梳了个盘龙髻，髻上别着一个黄灿灿象是用赤金做成的发卡，两耳挂着翠绿色

的耳坠，穿一身淡蓝色西装，衣服非常合体，显出了她身材优美的曲线。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落拓不羁的神采，身上飘出一股淡淡的奇香。她拉了一下刘思佳的袄袖：“你怎么干上了这个？真不嫌丢人！”

刘思佳还是那副文静而客气的腔调：“不偷不抢，不犯法，丢的什么人？”

“算啦！你就短这几个钱花？”

“不为赚钱，只为了方便本厂职工。”

“别来这一套，赶快把摊子给我收了，这一天赚多少钱找我要，我全包了！”

刘思佳突然转过脸，颧骨上的肌肉跳动着，一双细长的眼睛象剪刀一样迅速地睨了一下叶芳，带着一种恶意压低声音说：“一天十块，一个月三百块，一年三千六百块，你包得起吗？赶快离开这儿，别找不自在！”

叶芳想盯住刘思佳的眼，不让他撒半点谎，可是刘思佳说完就转过头去摊煎饼不再理她，把她晒在了一边，任她怎么说，甚至是小声哀求他，求他收起摊子，别现这个眼，可他一概装做没听见，不看她也不理她。这可比叱打她、嘲笑她更叫她难受，更使她感到委屈。她什么时候被人拿话叱打过？她什么时候哀求过人？她对谁也没有服过软。她象一匹野马，可就是被刘思佳镇住了。为了他，她什么都可以拿出来，什么气都可以受，什么亏都可以吃，只求能换得他的心。可他对她老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不动真心。他连同何顺卖煎饼这样的大事，事先都不同她说一声，这说明他的心里根本没装着她。她感到生气，也觉着尴尬、下不来台。便一赌气推起自行车走了。

远处又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一辆黑色的轿车被挡在煎饼摊外面进不了厂门口，司机生气地按着汽车喇叭。车里坐的是钢厂党委书记祝同康，他看看手表，离上班只有十分钟了，便皱起了眉头，“厂部三令五申叫保卫处发通告，摊贩不许堵住厂门口，为什么就是不听！”

司机没好气地说：“这不是农村来的摊贩，是我们本厂的职工在摊煎饼卖。”

“谁？”

“刘思佳和何顺。”

“啊！有人买吗？”

“买的人很多。”

何顺手里举着一套煎饼馃子，示威似地朝着祝同康的小汽车这边叫喊：“热煎饼，一角钱一套，物美价廉，一套便宜二分钱，喷香可口啊！……”

祝同康烦躁地一挥手：“倒回去，从后门进厂。”

二

上班不大一会儿，祝同康就接到好几个电话，全是车间的支部书记们询问党委对刘思佳卖煎饼的态度，报告职工对这件事的反映。刘思佳呀刘思佳，他又一次搅动了整个钢厂……

多年做思想政治工作，一向是善于知人的祝同康，越来越感到难于适应自己的工作

了，人的思想开始变得不可捉摸和难于驾驭了。职工的阶级成分比过去简单得多了，纯洁得多了，可是思想却十倍、百倍地复杂了，甚至可以说复杂到混乱的地步。他拼命去了解，想摸索出一条新的规律，可是办不到。职工长了工资，发了奖金，理应能够减轻思想政治工作的负担，谁知反而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和重量。他做工厂的党委书记快二十年了，象一位把教科书完全吞到肚里的老教员，这一职务对他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了，现在他背上没有剑，头上没有鞭子，地位也巩固了，可是只有他自己的心里才知道，他工作得非常艰难，并不能胜任所担当的职务。象刘思佳这样一些毫不起眼的小青年，几乎成了他不可逾越的障碍……

刘思佳真的就是为了多捞几个钱？难道他还会缺钱花吗？谁不知道两年前他就成了钢厂的第一个“七机部长”（家有电视机、录音机、电唱机、照像机、洗衣机、袖珍计算机、电冰箱）；他第一个戴起了太阳镜，当有第二个人戴上这种眼镜的时候，他就不再戴了；他第一个穿起了喇叭裤，当穿喇叭裤成风以后，他就决不再穿这种裤子了。他有时穿一身中山服，有时穿一身西装，打上领带，一派学者风度。现在他又打扮得象个开煎饼铺的小掌柜。这家伙装什么象什么，是个使祝同康感到头痛的怪物。钢厂的小青年们，尤其是爱漂亮、赶时髦的青年男女，对刘思佳佩服得简直到了崇拜的地步。他在青年中说一句话，比团委书记的话还顶用，可他从来不说给团委书记撑台的话，倒阴阳怪气地尽说一些拆台的话。但他不犯大错误，更不触犯法律，专会在制度上、政策上钻空子，要想整他很难下手。保卫处就曾怀疑他是一个流氓盗窃集团的头子，不然他这个三级工，怎么会有钱置办“七机”？而且象何顺那种把打架当成家常便饭的人，保卫处、派出所管不了他，却甘心情愿受刘思佳的整治，刘思佳如果不是个手段高强的大流氓，怎么会治得了何顺这样的小流氓？以前何顺经常因打架被派出所拘留，自从他跟上了刘思佳，流氓习性未见改变，可是公安部门再没有找过他的麻烦，这说明他学灵了。这是变好了一点呢？还是变得更坏了呢？使他发生这种变化的刘思佳是阴险狡猾呢？还是另有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因素？保卫处顺理成章地都往坏处去想了，但是从旁边对刘思佳调查了个底儿掉，没有找出任何破绽，他和哪一个流氓盗窃集团都没有关系。从哪个方面看，他都不象是一个正经的好人，可是又抓不住他办坏事的把柄，他在钢厂的领导者眼里变得无法理解了。在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对手面前，祝同康显得软弱和无能为力。

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工人，竟会成为党委书记的对手。这个事实本身就使祝同康觉得很光彩，无论是级别、地位、权力还是经验和年龄，从哪一方面讲刘思佳都不应该是祝同康的对手，可偏偏是这两个表面看来相差悬殊的人，构成了一对几乎是实力相当的矛盾。刘思佳卖煎饼震动了全厂，祝同康的哪一次讲话、哪一件决定会引起如此的轰动呢？而且刘思佳这一手足以使祝同康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早就听说工人中有偷偷摸摸做生意的，有的人是利用业余时间干，也有的人请事假、泡病假、甚至不惜旷工去干，因为倒买倒卖总比在钢厂上班挣钱快。旷工一个星期，少拿六天的工资，赚的钱却比两个月的工资还要多，这笔账谁都算得过来。这是犯法的吗？在过去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现在，领导者们实在不愿管这种事，老实说也管不过来，整个工厂的饭碗还不知到

什么地方去讨呢！如果有一笔大买卖，每月可以赚五十万元，够全厂职工开工资的，他党委书记说不定也去干哩。经济的规律不可抗拒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祝同康一时还不适应这种灵活多变的经济形式，对在不公不法中讨便宜的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民不举，官不究。思想上的软弱和怯懦是一个领导干部致命的弱点，它会使自己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处处陷于被动。今天刘思佳这一手使祝同康再也不能打马虎眼了，刘思佳在全厂职工的眼皮底下，打着白伞，播放着乐曲，开起了煎饼铺。祝同康觉得刘思佳这是在向自己挑战，向党委挑战，一股恼怒的感情在心里膨胀起来，但是他又倾尽全力压抑着、克制着这股心灵深处即将掀起的风暴。因为刘思佳不怕他发脾气，甚至还想逗起他的火气。小青年挑逗老头子，取笑干部，这在当前是常有的。刘思佳知道单就卖煎饼这件事祝同康并不敢处分他，他有的是道理，甚至可以咬扯上很多人，或许其中还有厂部的领导干部，使祝同康骑虎难下，进不得也退不得，现在的青年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祝同康该怎么办？不管吧，等于承认刘思佳卖煎饼是合法的，倘若别人也学起他的样子，那岂不真是乱套了。更重要的是在全厂职工面前党委书记又输了一招，等于公开承认党委的束手无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定要管，可是怎样管呢？

祝同康拿起电话要通了正门传达室：

“你是谁？老张吗？你到门外看看，汽车队刘思佳卖煎饼收摊了吗？”

“收摊了，打上班铃的时候他们正好走进厂门口。”

工作时间做生意，那性质就不一样了，刘思佳是不会把这个把柄送给祝同康的。这个家伙又精又滑，善讲歪理，祝同康在心里对这样的青年人是有点发怵的，但他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有一次他到汽车运输队去，何顺刚从外单位调来不久，不认识自己的党委书记，反而把祝同康当成了蹬三轮车的老大爷，拿他取笑着玩：“老大爷，你那三个轱辘的还想跟我们四个轱辘的抢买卖！”

运输队队长田国福在旁边看见自己的司机取笑党委书记，这简直是给自己惹祸，脸立刻变了颜色：“何顺，你别嬉皮笑脸，没大没小的，这是祝书记！”

祝同康心里也觉得不是滋味。

刘思佳走过来，脸上笑模悠悠，话一出嘴更是蔫坏损：“老田，何顺把老祝当成蹬三轮的，是对党委书记最好的表扬，说明他象老工人一样朴实和平易近人。老祝同志，我的话有道理吧？”

祝同康还能说什么呢？只好点点头。他是个严肃而正派的人，不习惯于油腔滑调，更不习惯一个工人用这种腔调同他说话。别人可以指责他窝囊，缺少勇武果断的领导者气魄，前些年以软、散、懒区分干部的时候，他是被划在第一类的。但是上下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个好人，这许多年变化无常的政治风云并未扭曲他做人的正直形象，多年掌管权力也并未被权力毒化了灵魂，对职工有长者的风度。也许正因为如此，刘思佳才敢这样随便地和他讲话，这使祝同康感到不舒服。在现在的年轻人眼里，把各种各样的人一律都看成是相同的人，至于人身上的那些附加物，诸如金钱、地位、权力等等，全不放在他们眼里，跟任何人说话都是一样的无拘无束，随随便便。祝同康不能容忍这一点，

尽管他也不主张把人分成等级。然而，当他听到，刘思佳象对待一个工友那样称他为“老祝”，而不是“祝书记”时，他无论如何不能高兴，但他能够隐忍着不表露出来。更有甚者是刘思佳对他的队长田国福的态度。

刘思佳转过身，一只胳膊亲热地勾住田国福的肩膀头，这个二十几岁的司机拍着他五十岁的领导的肩膀说：“老田，你今天扮的这个角色可不够露脸，平时你跟司机们称兄道弟，吃吃喝喝，什么事也不管，由着大家的性子干。在领导跟前你翻脸不认人，装模作样，这多恶心。祝头儿是个正统的老干部，不会吃你这一套……”

他装得象说悄悄话的样子，可是调门很高，祝同康全听到了，也许刘思佳成心让他听到。田国福气得脸都白了，哆哆嗦嗦，光是“你，你……”的说不出话来。祝同康为了不使自己的部下更难堪，只好装做没听见。

刘思佳凭什么竟敢居高临下地取笑领导，而领导为什么不敢居高临下地管教他呢？

祝同康又抄起电话拨通了汽车队，半天没有人接电话，他不得不叫秘书立刻把汽车队的领导找来。

秘书问他：“叫队长来，还是叫副队长来？”

队长田国福不大管事，刘思佳也不服他，叫他来没有什么用。副队长解净是个女孩子，刚去车队时间不长，她就能管得了刘思佳吗？祝同康犹豫地说，“叫解净来一趟吧。”

秘书知道祝同康心里为什么犯难，说道：“祝书记，听说小解也跟刘思佳那一伙司机关系不正常。”

祝同康心里一激灵：“嗯？怎么个不正常？”

“她刚一去的时候，他们整她，现在她也跟他们要好了，抽烟喝酒，穿衣打扮也都在学他们那一套。……”

“什么？小解学会了抽烟喝酒？不，这不可能，叫她立刻上我这儿来！”祝同康扫一眼办公桌上的一大叠文件，他没有心思看，也没有心思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两只耳朵又痒起来了，他一着急生气，两个耳朵就奇痒难挨，西医说是神经的毛病，中医说是上火，气生火，火串到耳朵上。当领导不可能不生气，看来他这个耳痒的毛病得一直带到退休的那一天了。他掏出火柴棍挖着，挖完了这边挖那边。

如果真象秘书说的解净也变了，这对祝同康的打击比刘思佳卖煎饼还要严重。刘思佳无论出什么问题只能使他恼火，而不会伤心，他同这个青年人在私人感情上没有任何联系。解净就不一样了，如果她出了问题，他会非常难过，感到无限惋惜。解净是他发现的，并经他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她难道会和刘思佳站到一起？

祝同康把头靠在沙发背上，稀疏而雪白的头发垂下来，露出了光滑而柔嫩的头顶。他吸着了烟，眯起眼，烟雾围绕着他雪峰般的头颅盘绕。就是在这张沙发上，他和解净谈过多少次心。做为一个老年人，一个多年做党的工作的干部，和这样的女孩子谈心，真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一种对自己心灵的净化。她思想纯洁到不能再纯洁了，就象一个透明的物体，从里到外一切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她能够把自己一切最隐秘的思想活动都和盘托出来，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要做到这一点多么可贵。她可以每天向党

组织交一份思想汇报，而且不是那为了献媚讨好，不是单纯向组织表示靠拢的形式。她的每一份思想汇报都是真诚的思想检查。在她的眼里，党委书记就是党，就是给了她政治生命的父亲。她把政治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肉体更重要。那天她宣誓入党回来，哭了，哭得非常真诚，有感激，有惭愧。党在她的心里是那样崇高，那样伟大，她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容易地就成为党的队伍中的一员。她这样两手空空地走进来，好象对不起党，亵渎了党的尊严。他摸着她的头，眼睛发潮，他对党也有过这种感情。她单纯得令人感动，令人起敬，任何人和她在一起，都会从她身上照出自己心里的肮脏，看见自己身上的市侩习气，不自觉地想变得好一点。祝同康不止一次的感叹过，如果人人都象她这样，世界就有救了。可是他又担心，过分的单纯会使她吃亏，甚至是吃大亏。他愿意她永远保持一个纯洁的灵魂，但从爱护她的角度出发，他又希望她快点复杂起来，快点认识这个世界和人生，因为太单纯的灵魂只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却有害无益。他的身分又妨碍他如实地把世界真正的面目告诉她。再说他也不愿意伤害她心灵里对党怀有的那种美好的感情。她也曾向他提过一个问题：什么是成熟，什么是圆滑？人变得成熟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又圆又滑了？他的解答连自己都不满意。他终于长时间地在她面前扮演了党的化身的形象，象个真正的父亲一样处处保护着她，把她由秘书提拔成了宣传科副科长，始终没有让她离开自己的身边。在他眼里，解净是个德才兼备，最标准、最理想的好姑娘。“四人帮”倒台以后，他是老干部，地位和威望越来越高。解净是“文革牌”的新干部，而且是摇笔杆搞宣传的，由接班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处处吃白眼。她脸上那种纯真可爱的笑容消失了，永远消失了。她突然长大了十岁，一下子成熟了。她主动要求下车间去当工人。祝同康一再安慰她，说她不是“双突”干部，和“四人帮”也没有联系，决不会撤掉她的职务。她以前单纯得厉害，现在又固执得可怕。祝同康怕她神经上出毛病，最后答应了。但考虑到她对车间的生产不大熟悉，到基层去也吃不消，就把她派到汽车运输队，反正就是管五十多辆汽车，装货卸货呗。祝同康原想叫她当副支书，她死活不当政工干部。小小年纪，本来是吃政治饭的，一下子反而对搞政治伤透心了，汽车队的队长田国福又不大得力，祝同康就同意派解净去当了副队长。现在看来这一招是对呢，还是错？祝同康有些懊悔了，一个女孩子怎么改造得了汽车队，把她派到那样一个嘎碴子、琉璃球聚集的地方，岂不是把她毁了吗？

三

上班的时间快到了，解净开着“解放”卡车下了郊区公路，从后门进厂，回到汽车运输队。司机们还没有来。她太累了，反正离上班的时间还早，她趴在方向盘上想休息一会儿。别说还是一个姑娘，就是一个棒小伙子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快一年了，几乎每天早晨不到六点钟就进厂来练车，练到八点钟上班，把车交给司机。下午五点钟，别人都下班走了，她接过汽车再练习到八点钟。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怎么吃得消呢！

可她硬是顶下来了。不学不行啊，凡事都怕逼呀！她身为运输队的副队长，可是对汽车一窍不通，人家拿她要笑着玩，象捉弄小孩子一样任意欺侮她。

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天来到汽车队所发生的事情。那是两年前的了，祝书记亲自打电话把运输队队长田国福叫到党委。解净对田国福印象很好，虽然有人背后说他气魄小，能力差，什么事都一推六二五不拿主意，生产处的调度员们都喊他“田大娘”，他也高高兴兴地答应。这个人没脾气，是个老中层干部，不笑不说话，对新干部也一样，从来不歧视，青年干部都说他的好话。解净能跟这样的老同志搭班子，当然很高兴，也暗暗感激祝书记的精心安排与照顾。

田国福听完党委的任命，满脸堆笑，亲热地握住了解净的手：“太好了，我正求之不得。你这一去咱们车队肯定会改变面貌，欢迎，太欢迎了。”

解净满脸绯红，十分不好意思，诚恳地说：“田队长，我什么也不懂，往后全靠您多帮助，您就收我当个徒弟吧。”

“哎，你这说到哪去了！我也是个外行，不会开汽车，会开车的反而在车队呆不住。你年轻有为，脑子又好使，往后就多靠你了……”

祝同康也交待了几句，田国福一一点头，都答应了。然后客客气气地领着解净来到了运输队。

当时正值春末夏初，那一年热得早，那一天尤其热得反常，是一种奇特的燥热。阳光并不强烈，天空昏黄，预示着很快要变天，不是起大风，就是下暴雨。在运输队车库前面的空场边上有一棵大杨树，树荫下站着十来个年轻的男女司机，他们用一种奇怪的神情望着解净，他们认识这位宣传科的副科长，但都不说话，也不同她打招呼，气氛尴尬，解净窘得连头也不敢抬，红云从脸上爬到了耳朵根。

田国福那张象发面饼一般和气可亲的脸，忽然绷紧了，他异乎寻常的严肃劲儿很有点做作，象在舞台上念戏词儿一样对司机们说：“各位师傅，这是党委给我们新派来的副队长，大名鼎鼎，是全厂最年轻的中层干部，不用介绍名字大家也知道了……”

司机们“哄”地一声全笑了，解净更窘得难受了。

田国福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那副装模作样的正经劲儿实在逗人发笑，他自己却不笑，继续说：“这一笑就全有了，说明大家是热烈欢迎的，我就用不着多说了。往后大家要多服从解副队长的领导，让我们运输队好上加好。”

又是一阵哄笑。

有人叫了一声：“田头儿，你可真逗乐儿呀！”

田国福意味深长地向司机们挤挤眼，随随便便地从一个司机口袋里抽出一支烟叼在自己嘴上，司机还为他打着了火。解净在心里暗暗羡慕老田和工人这种亲亲热热的样子。司机们开始议论她，有的小声，有的大声，好象全不回避她：

“她在上边挺美的，跑到下边来干什么？”

“别听那个，一定是在上边混不下去了才下来的。这道号的全是搞运动整人的，顺着‘四人帮’的竿爬上来的，现在不吃香了，只好到下边来避避风……”说话的是个瘪脸司机。

兜头一盆冷水，解净的脸变得惨白，她的头垂得更低了。她以为离开了办公大楼，

离开了政工部门，就是离开了政治，就听不到那些闲言碎语了。谁知是离开了咸菜缸又跳进了萝卜窖。楼上的干部们说闲话大多是在背后议论，还拐弯抹角绕点圈子，不使人太难堪，因为他们都了解内情，彼此差不多。可是这些工人，嘴上太缺德了，这样直截了当，又说得这样刻薄，这样刺耳。解净原来还以为到汽车队以后大家会举行个欢迎仪式，至少也会鼓两下掌，按一般的礼貌也应该有一点欢迎的表示。说不定还会请她讲几句话，新官上任表示一下决心和态度嘛，这是老套子了，她在心里还真是准备了几句话。想不到这一切全省去了，司机们并不欢迎她，用恶意的眼光看着她，用各种不堪入耳的话嘲笑她。

“她到这儿来会干什么呢？我看给咱们斟茶倒水，打火点烟倒挺合适。”

司机们又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别看人家什么也不会干，上边可有戳儿，是祝头儿的红人，当过祝头儿的贴身秘书。”

“以前她在上边清闲自在，咱们在下边受大累，现在她跑到下边来仍然管着咱，咱们还是受大累，这他妈的往哪儿说理去！”说话最难听的还是那个瘪脸司机。

有个四十多岁的老司机一直蹲在人群外边，低头抽烟，一声不吭。他头顶上的头发全脱光了，光光的大脑壳象寿星佬儿的头一样，可是黑森森异常茂密的胡子茬，从两鬓一直长到脖子上，手里托着一个自己用枣木疙瘩雕成的大烟斗，大小不亚于一个手榴弹。他实在听不下去了，“腾”一下从人群后面站起来，闷声闷气地插话了，嘴还稍有一点结巴：“哥几个，得了吧，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新来乍……到，欺侮人家姑娘干吗！”

瘪脸司机立刻朝他来了：“孙大头，你可真会拍马屁，副队长刚一来你就拍上了。”

“何顺，你小子别找不自……自在！”孙大头要揪瘪脸司机，大家哈哈大笑，有的拦住了他，有的在一旁起哄：“孙师傅，手里不是有手榴弹吗？给何顺脑袋来一下。”

司机们叽叽嘎嘎地又大笑起来。

解净气得浑身打颤，努力控制着自己的眼泪不让它掉下来。

奇怪的是队长田国福，他和几个司机在旁边说说笑笑，好象没有听见大家的议论，一看要打架了这才走过来对司机们说：“别闹了，开玩笑要有个分寸，副队长刚来，叫人家看着这象什么话。快干活去吧，再跑一趟就该下班了。”

孙大头和几个上年纪的司机开车走了，何顺几个坏小子却不动窝，拿队长的话当耳旁风，还在嘻嘻哈哈地胡打胡闹。

田国福小声对解净说：“司机都是这玩艺儿，心直口快，脏嘴不脏心，你别往心里去。时间一长和他们混熟就好了。”

这说明刚才司机们的话他还是听到了，听到了装没听到，不拦不劝，装傻充愣，这使解净心里更不好受，她低着头一句话不说。田国福瞅个机会，借口要去办点事，叫解净多和工人聊一聊，就抽身走了，把解净扔在空场上。

队长走了，老实巴交的司机都去干活了，剩下的几个全是歪毛淘气、嘎碴子、琉璃球，他们围住了解净，问这问那，有捧的有骂的，有软的有硬的，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

的，简直要把解净给吞下去了。他们的目的就是想给副队长来个下马威，一下子就把她气跑了，第二天即便打死她让她也不敢再到汽车队来了。汽车队是他们的天下，平时由他们说了算，队长田国福是个大外行，不敢得罪他们，他们落得个自由自在，热热闹闹。如今党委书记把自己手下的小干将派到这儿来，肯定是往汽车队楔钉子，想整顿这个“三不管单位”。往后汽车队有个屁大的事，解净就会把小报告直接打到党委书记那儿，那还了得！决不能让她站稳脚跟！

这场戏的总指挥是司机刘思佳，他本人却远远地躲在一辆卡车的驾驶楼子里，冷眼看着小哥儿们拿新来的女队长开心。他脸上一副若有所思神情，令人难以捉摸。他的为人比他的表情更难琢磨，汽车队里的好事也有他，坏事也少不了他，他一方面是十万公里无事故的好司机，同时也是一个坏小子，而且是坏小子的头儿。他设计这场戏是想看看解净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全厂青年人的尖子今天是怎样丢丑的。可是当他看到解净丢了丑，简直是狼狈透了，他却并不感到快活，甚至对这场恶作剧感到厌烦了，认为这一切都是这样的无聊和卑下。

解净活这么大可是头一回经受这样的阵势，她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她感到自己是这样的软弱无力，孤立无援，不能辩白，不能发作，甚至不能哭。这算什么工人阶级，简直是一群流氓。她怎么会来到这样一个流氓窝里，怎么能在这儿长期呆下去？可怜这个争强好胜的小姑娘，从里到外都是干干净净的，突然摔进垃圾坑，她感到难受，而且恶心。进工厂六年多了，却没有真正了解工厂。

“缺德鬼们，别光欺侮老实人！”女司机叶芳看不下去了，手里夹着香烟走过来，用右手勾住解净的脖子，仗义地安慰她：“别怕，对这帮臭狗屎就不能讲客气。”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带过滤嘴的香烟，递给解净：“会抽烟吗？”

解净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她带着几分好奇抬起眼睛打量这位敢冲进坏小子群里为她解围的姑娘。她可真漂亮，秀发象翘起的凤尾，椭圆脸似粉妆玉刻，绣花绸衫，西服短裙，赤脚穿一双白色高跟牛皮凉鞋，难怪姑娘们半褒半贬地称她为“时装模特”，这身打扮的确帅气。别人这样打扮也许会觉得不自在，刺人眼睛，但配上叶芳这匀称而窈窕的身材和她那落落大方的神情，就显得自然谐和，更衬得她妩媚动人。她好象天生就该穿时髦的衣服，就该打扮得与众不同。象解净这样有头脑，有发展，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正派姑娘，平时对叶芳是不屑一顾的。今天，解净站在叶芳跟前，却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土气和畏缩，对方倒是挺拔而俊美，尤其是叶芳那在众人面前敢于嬉笑怒骂、挥洒自如的性格，更叫她羡慕。

叶芳抱住她的肩膀嗤嗤笑着，把嘴凑到她耳边小声说：“到这儿来可同在大楼当干部不一样，头一条要先学会打架骂街，文攻武卫全能来一套，护着自己不吃亏。”

“行了，别这样甜蜜罗嗦的。”男司机们挤眉弄眼地把取笑的矛头对准了叶芳，“小叶，你巴结副队长是不是想入党，也想混个小官当一当？”

叶芳把下巴颏一仰，从嘴里吐出一团烟圈，用一种气人的、洋洋得意的腔调说：“我就是巴结副队长，就是想入党，就是想捞个官当，好狠狠管管你们这帮臭狗屎！”

“哈哈……”司机们挨了骂却发出一阵畅快的笑声，好象被漂亮姑娘骂一顿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真是贱骨头，人家越不会抽烟越往人家眼前送，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何顺嬉皮笑脸地向叶芳伸出手：“你有那么好的烟也给咱来一根儿。”

叶芳转过脸去，不搭理他。何顺可不是薄皮嫩肉的小白脸，你不搭理他，他搭理你。他又凑过来要抓叶芳的胳膊，想动手抢烟，他的手还没有碰到叶芳，手臂上却重重地挨了对方一巴掌。他装腔作势地叫起来：“哎哟，好痛，你可真狠呀！”

叶芳从口袋里掏出多半盒带嘴的恒大牌香烟，高傲地把它丢到地上：“不要脸的，都拿去吧，呛死你们。”

“打是疼，骂是爱，急了拿脚踹。”司机们高高兴兴地分抢着香烟。

叶芳也扑哧一声笑了，冲着解净说：“对这帮下三烂能有什么办法。”

她自己又点上一支烟，也诚心诚意地再一次让解净：“你抽一支尝尝吧，不要紧的……”

解净羞得满脸通红，连忙摆手：“不行，我可不敢抽这玩艺儿！”

叶芳撇撇嘴：“瞧你这个文静样儿，干我们这一行不会抽烟喝酒可不行。你呀，是个单颜色的大姑娘。”

“单颜色？”解净不明白。

叶芳嘎嘎地笑了：“就是红色啊！你不是搞政治的吗？光会搞政工的人就象你身上穿的衣服一样单调、别扭。草活一秋，人活一世，凡是人应该享受的都要尝一尝。”

解净不敢赞成这种人活一世，吃喝玩乐的理论，可是她也不能反驳，必须先藏住自己的锋芒。叶芳的前半句话倒引起她心里的共鸣。她也是个姑娘，她也有爱美之心，她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可是她不敢，怕别人说闲话，为这些小事引起群众议论，影响自己的进步多不值得。她有时甚至眼馋叶芳那种毫无顾忌，我行我素的劲头。可她不能，她是有很多顾虑的。

叶芳拉着解净要回女司机的更衣室，坐在卡车里的刘思佳突然把汽车开过来，在她们跟前停住了，他打开车门探出身子，正儿八经地说：“解副科长，您恐怕还没有坐过卡车吧？可是您既然想到运输队来工作，就得对运输工作做点调查研究，来吧，坐上来，我带着您兜一圈儿。”

叶芳脸色突然一沉，跳上踏板，把脸凑到刘思佳跟前，盯着他的眼睛小声问：“思佳，你打的什么主意？头一天见面就想跟她兜风？”

刘思佳阴沉着脸说：“你操心的太多了吧？”

“他就是刘思佳？”解净抬起头，碰上了刘思佳冷峻的怀有敌意的目光。刘思佳气宇轩昂，相貌清秀，双唇和嘴角流露出刚毅果断、坚韧不拔的神色。他有意拿腔捏调的称她为副科长，而不称呼她的新职务，这表明他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副队长。她什么地方疼，就专朝那个地方戳。解净以前没有见过刘思佳，眼前的这个汽车司机和她想象中的“七机部长”完全不一样，他没有蓄长发留胡子，也没有穿奇装异服，看外表并不轻